

大城市小人物

7A 葉慧琪

清早時份，每當由室內走往室外，送爽的微風輕輕地為我撥動飛揚的髮端，彷彿代表這個多姿彩世界，跟我輕柔地說一聲「早晨」。由踏出這個繽紛的世界一刻開始，雙眼總會自然向四方景色探索，或定睛於交疊雲層優雅的舞姿，或凝神於池塘的一片寧靜，錦鯉披上豔麗的橙衣紅衣不時探出水面，彷彿在嘲笑步履匆匆的人類不懂得欣賞世情。雙層巴士瞬間略過，踏步進入這閃亮的熟悉的巴士型號，瞧見目不暇給的景色又變成窗框內的一格方格。

* * *

「我就是怕。怕會編得衣不稱身，怕他會不喜歡。」

巴士鄰座是一個正在埋頭埋腦地編織毛衣的年輕女士。她柔亮的長髮及肩，呈現微微啡紅，鋪置在她垂下來的側臉。我難以清晰地看到她的白皙的臉容，只知道她從未有向四方張望，便是一直不停的編，不停的編。兩枝編衣的長針快速地，不停地穿來插去，彷彿她的手經已轉化為一部電動機械。她熟練的手技，不一會便把深灰色毛衣的短袖，變成了中袖。深灰色毛衣的雛型都已經清晰可見了。那是一件深灰色的男裝毛衣，波浪型的花紋整齊有序，簡直跟外邊買回來的不無兩樣，不，她的手工或更仍精細，每一針都縫得密密的，看起來，便是密不透光。我想，穿起來的那個他可有福了，想起遠方一個用心力一針一線為自己編衣的人，再冷再寒也不怕了。突然，電話鈴聲的音樂響起，把正在凝神的她嚇了一跳，她小心地把冷針放在手挽袋中，連忙地翻開手提電話的屏幕，接聽說：「還沒有編完。對啊，我就是怕。怕會編得衣不稱身，怕他會不喜歡。」「如果衣袖一邊編長了，一邊又編短，怎麼辦？」她從手挽袋中，將兩邊手袖比量了一次又一次，每編完了十多針，她又把頭靠過去，把每一針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後又編，又度，又看

* * *

「你這個沒帶腦袋的小孩，氣死我了，你沒有用的！」

身旁站一位身體略胖的主婦，一手抓巴士的扶手，一手挽超級市場的幾袋食物、用品，口中不停地責備在我身後的小孩子，內容大概是關於小孩不小心把一袋食物遺留在超級市場，破口大罵：「你這個沒帶腦袋的小孩，氣死我了，你沒有用的！小小的事情也做不到，豈有此理！」此際，在擠迫的車廂內，不少人都把眼光投在這兩母子的頭上了，我也沒有再繞過頭一睹這個「沒有用」的孩子的模樣。直至，一位滿頭斑白的老人家蹣跚地走進車廂，經過我們的附近，這位小孩子終於發聲了：「伯伯，你坐我的座位，我不用坐。」小孩子於是也站在母親的身旁，我終於能看清楚這小孩子的樣貌。他背沉重的卡通人物書包，穿附近一間小學的淺藍色校服，靜靜地站在一旁，從未有跟母親爭論什麼，也沒有因為讓座予老人而沾沾自喜，只用小眼睛平和地遠看窗外的一片天，看起來竟

有點像個哲者。

* * *

「很可怖，媽媽，你看她的臉多難看！」

一位小女孩指 一位女學生衝口而出，然後躲在爸爸身後，便再沒有作聲。當全車的人都因為小女孩的尖聲驚醒，車上的目光便自然都投向那位特別的女生。她的長相確實跟平常人有點不同，她左邊的額角、眼睛，以至顴骨的位置，都呈現深黑色的一大片，便好像不小心把半碗墨水撥到臉上的模樣。小女孩的反應未有使她有很大的反應，也未有不知所措，但面對車廂的人驚訝的表情，年紀輕輕的這一位女中學生，亦難免有一點點的臉紅耳赤。她坐在我右邊鄰近的座位，她在書包中翻出來一本純數科的書本，靜靜地翻閱，看 她用螢光筆塗劃很多的數理公式，她定睛在此，無論車上的人的目光如何驚怕，如何兇猛，她已經在她的世界找到了定位，不時托一托紅色的幼框眼鏡，極目遠方，經常思考 什麼。

我相約了友人小 。她說在旅行時，買給我一副特色拼圖作禮物。小時候，我總是拼不完那些幾百塊的拼圖，因為我只會拼湊那些奪目的、出眾的、重要的拼圖位置，至於那些相似的、不顯眼的，都沒有認真看清；長大了，才知道每一塊拼圖都同樣重要，同樣不可或缺。下車了，讓我看清楚這個美好的世界，多澄明的藍天、頑強的綠草